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十四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一作偶題一作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酒醒一作醉後一作人間萬事空蘇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一作惆悵滁陽一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釦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閎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凛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感事悲雙鬢包羞一作貪榮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頼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氊威行四境烽烟斷響入千山號令傳

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凄涼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聞穎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穎播新篇金樽留客史一作使

君醉玉麈髙談别乗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水碧漪漣政成事簡何為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宫嚴大饗吉土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册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洽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初消九陌塵東蘭修禊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宴

節正須知鳳歷新（一作方）（是歲始頒明天新歷三月三日丁巳）紅琥珀傳盃瀲灩碧琉璃瑩水倉瀹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初逢禊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雙鬢惜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晩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一本有詩字）集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髪翁臥讀楊蟠一千首

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 洵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一作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一作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碑本作積院

爲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染

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墨蹟作緝苧徧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一作元憲公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謨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衰榮禮數優棠棣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為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藥暖

嘉祐八年于闐國王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于闐所獻花蘂布柔肷潔白如凝脂而禦風甚温不減駞褐也

煩心渴喜鳳團香　先朝舊例兩府輔臣歲賜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嘗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録本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書吏方録國史思余上言亟命賜黄封酒一瓶果子一合鳳團茶一斤押賜中使語余云上以學士校新寫國史不易遂有此賜然自後月一賜遂以為常後余忝二府猶賜不絶

號弓但灑孤臣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方

慶逢千載俄驚遏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仗動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興隆學校皇家盛放斥嬪嫱永巷空威懾一作攝黜羌方問罪丹成仙鼎忽遺弓霜清日薄簫笳咽萬國悲號慘淡中

其二

千齡膺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衛

猶疑五載欲時廵舭菝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卧石麟

白首舊臣瞻晝翣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頬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晩君尤耐霜雪

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麈閑揮白日長

豫約詩書一作筒屢來往兩州鷄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髪始為州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為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賢侯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頼水頭

再至汝隂三絶

黄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麦風凉朱輪昔愧無遺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頼人莫恠歸來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寐此時才得少踟躕余時將赴亳社恩許枉道過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歲豐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僊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潁亳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夢回枕上黃粱熟

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時敵力難當知君欲别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東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實磊落韓嫣黃金丸聊效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琅玕嗟予久苦相如渴却憶氷梨熨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當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峰山藏六月陰崖雪

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逢

飲罷飄然不辭决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亳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棗實園林熟一本作蜜

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畆興闌吾欲反

耕桑若無潁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作思潁寄常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疎潁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為閒處士

新花莫笑病尚書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鹿車況一作幸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一作披簑帶笠伴春鋤常夷甫也

過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足却來閑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鵶鳴日出林光動野潤風揺麥浪寒漸暖緑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勝繁

牛羊鷄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盡掛冠

太清宫燒香

清晨琳闕聳巑岏弭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裊畫廊行處珮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瓦寒我是蓬萊宫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節竹拄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齋養丹道士顔如玉

愛酒山公醉似泥不惜蘂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來棲

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蘂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齡藥

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緑髪方瞳一作青瘦骨輕飄然乗鶴去吹笙郡齋獨坐風

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贈黃道士詩并盛作三絶見索拙句輒為四韻奉酬

能棊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鶴謫仙今已掩黃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為悯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編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後一首五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驔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角

鷄鳴蒼一作滄海浴朝暾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憀一作聊歲已昬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痟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晚歲倦征軒三齊舊富閒人行桑下路日上一作出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賴夢先

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雙流水南洋北洋河也一在州中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面山州城四面皆山東西二面

山差遠惟此亭高盡見之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顏賴田二頃春蕪没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為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遒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富

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頼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

為愛南山紫翠峰偶來仍值雪初融自嬿前引朱衣吏不稱閒行白髮翁向老光隂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一作雪

殘雪初銷一作融上古臺桑郊向日綵旗開山横南陌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使壯

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鵶聲樂天寒鴈過稀跨鞍驚髀骨數帶減腰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徑牢落生涯酌一杯頰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自媿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晴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頽顔惟慙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當相公創亭

巘嶭高亭古澗隈偶携嘉客共一作此徘徊席間風起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廷元老今華衮巖壁遺文已緑苔泉落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崦過春開一作新雨亂泉逢石響過春深谷尚花開麏麚一作

林間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髪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横琴銷永日
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脫身
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厭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鷺
喬木成陰百囀鸎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

使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 一本此篇已下係酬答安陽韓侍中五詠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勒元勳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晝錦堂

昔憩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為霖雨被袞何如衣錦歸 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鈞軸以司徒侍中再鎮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靜每來臨水翫游儵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賞

更將風月醉嘉賔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公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為閑人長祿厚豈惟慚飽食俸餘仍足一作得買輕裝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頳水傍

留題南樓二絶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歲閑四時一作柰頭終日面孱顔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説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麽生公退留賓誇酒美睡餘欹枕看山横

答和王宣徽（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恠我皤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令萬物遂無能擬乞一身閑花前獨酌樽前月淮上扁舟枕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顔

答和吕侍讀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轓笑談二紀思如昨

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為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罇俎樂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髧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在

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騄驥已嗟埋玉向蓬蒿

追思陽夏曽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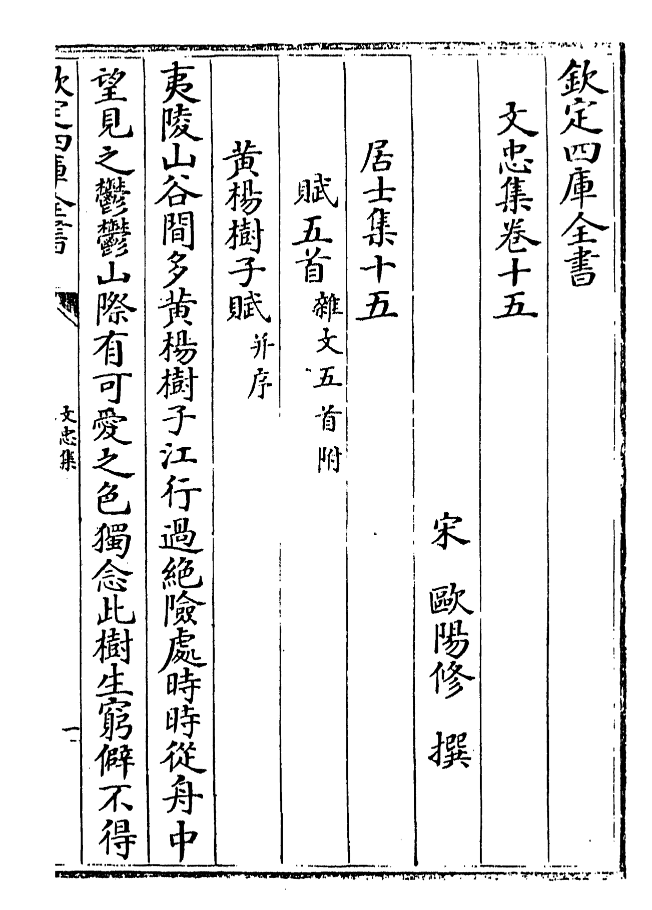
答資政郡諌議見寄二首

豪横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頴水新居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斥一作鷃敢言寥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効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痟渴陶令猶能一醉眠

材薄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文忠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十五

賦五首 雜文五首附

黃楊樹子賦 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絶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

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一無又字）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妝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一作灼爍）含風婆娑萬户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緑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一作露）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漬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

之跡江已（一作有）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隅嗟乎日薄雲昏烟霏（一作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哢山鳥之嘲哳臯鷩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

而賦云

肅祠庭以祇事兮瞻玉宇之峥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默以靜而求一作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藹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凄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

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婉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哢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為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無長字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

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一有而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一作吾方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跋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棐守之不去此兒他

曰必能為吾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無方字墨蹟止作余無上四字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一作風雨而至其觸於一無於字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墨蹟無聲字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月星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余曰噫嘻悲哉夫一作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髙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緑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脱其所以摧敗零落者墨蹟無者字乃其一一無一字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隂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墨蹟有大哉字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

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一有之字無情有時一有而字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一作人惟動物為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一有能字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一有行字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一本作黟墨蹟同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一無以字非金石之質一有而字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一作以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 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蔭白雲之摇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没視日月之隱蔽披閶闔之清風飲黄流一作河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揷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一作而趨市兮又如惡影

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氷之所聚鬼方窮髮一作徼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空廬之湫卑兮甚䵷蝸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蝎伺余之入屋一作蠅蚊幸余之虛坐兮蝨蝎伺余於僻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一作以晝寢兮瑩枕氷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

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虻之利觜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厦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慼流汗成漿

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

羮遂喪其䰟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一有霑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揺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䕩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覦至於大胾肥牲嘉肴美味盎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

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 并序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一作余於滁作醉翁亭有太常博士沈遵一有者字好奇之士也聞而一作嘗止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

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一無秋字余奉使契丹沈君一作子會余一作于一有於字恩冀之間夜闌酒半一無此四字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為之辭以贈一作遺之其辭曰以始翁之來一作翁之來兮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咿嚶啁啈於翁前兮醉一有而字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

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 并序一本題下云三章送慧勤上人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一本無四字為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送之既字以極道山林間事以

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巑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鑱鬼削兮壁立於鴻濛崖懸磴絶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一無兮字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絶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雝雝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一丹莖翠蔓兮巖壑

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兮橫路一作當風颯

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

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

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兮子

其往兮誰從其二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

隆彼之人兮固一無固字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

仁義不被其躬蔭長一作喬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丰茸

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

士兮固亦絶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而字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為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其三

雜說三首一有并序二字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一作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於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

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歌若嘯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若一作抑歎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宣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次篇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

不奪于物則藴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昬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而字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

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首篇

文忠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十六

論三首 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修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

梁唐（一作後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為一篇（一作卷）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為偽梁為（一無此字）偽則史不宜為帝紀（一本有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為一書或比二漢雖為前後二十二字一本前作先）而（一作則）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又今）司天所用崇天歷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為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一有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

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為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惟仲尼嘗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閒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為正（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

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
葢非商周之為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
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
以十月為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於建元遂名年以
為號由是而後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年復直以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十五字
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
世推次以為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
於人則名年建元便似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

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眞僞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顧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分明之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

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漢趙其帝王之理外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

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葢於其一作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入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

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授下同）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具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于湯武之起所以捄弊拯民葢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

彼衰一以此勝此歴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葢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竒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絶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

非聖人之説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

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

舜以來三絶而復續惟有絶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

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

遂受岐豐之賜當時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戎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

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一作云為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

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内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

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

得乎春秋之説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西蜀五代漢之劉崇何異蜀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獘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有志復古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

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一作於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西戎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拓跋氏徒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

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説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髪石勒季龍之徒皆四裔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

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為契丹滅晉天下

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髙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為也漢乃

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絶之何疑

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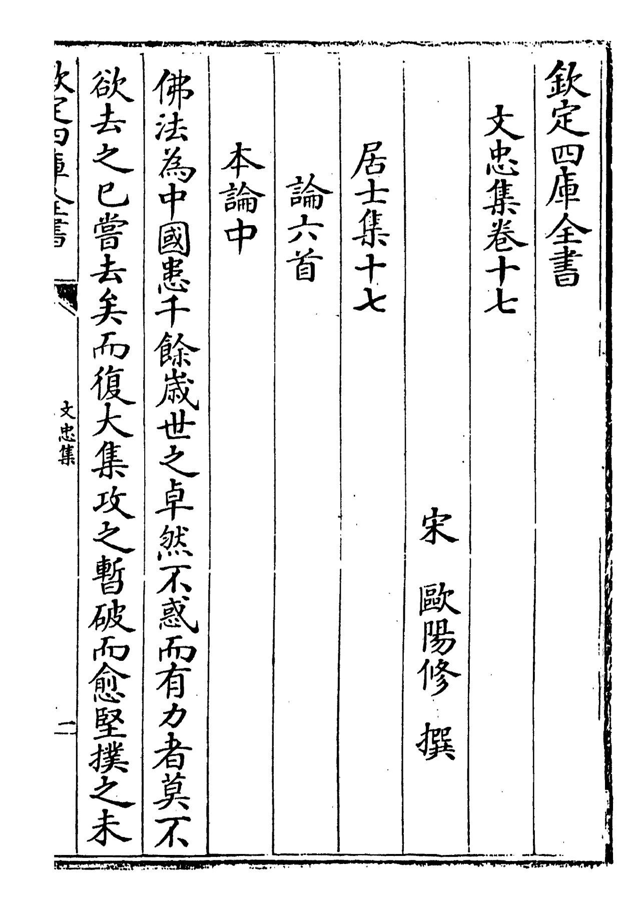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絶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

正統其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絶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没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

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主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為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楚

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文忠集卷十六



文忠集卷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中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葢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虚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居西域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敎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

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

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

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一有堯舜二字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

下者不能勉彊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時乘其隙一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

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何其不思之甚也七字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自字息此所

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葢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説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耿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絶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

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一有其害二字〉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

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
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
君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髪於伊川而仲尼
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
大亂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異端之患至
矣及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之説然後王道復明方
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
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説也患乎忽而不爲爾

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

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

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葢其為説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隂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 在諫院進 一本以論為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一作弟兄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

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

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桓靈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桓靈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以字亂亡

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一有作朋黨議四字

魏梁解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梁注曹魏朱梁不為偽議者或非不黜魏而辨

予（一作其）大失春秋之旨以為魏梁皆負篡弒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為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

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没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耳使為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為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為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為惡者蓋以人為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

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絶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為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絶而一作之不得為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為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為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為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

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没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為君難論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葢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絶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

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

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

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决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

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及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

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葢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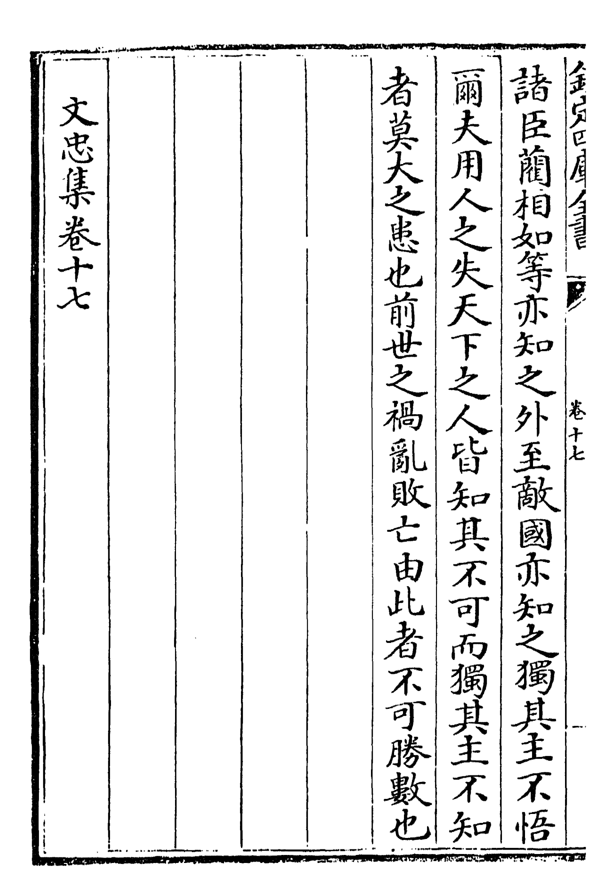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

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

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葢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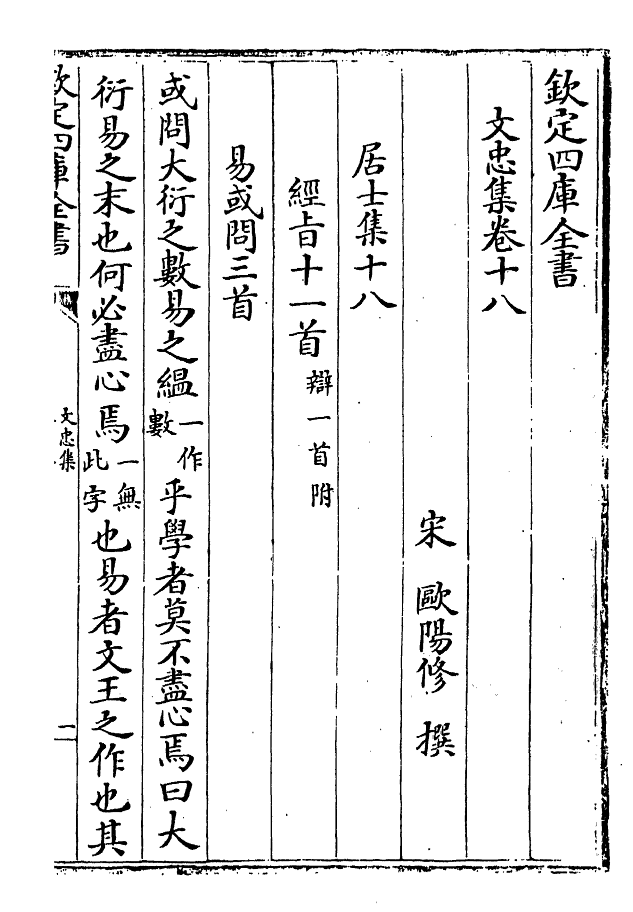
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為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

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鋭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鋭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虚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虚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



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文忠集卷十七



文忠集卷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十八

經旨十一首 辯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

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畧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為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

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一作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占（一作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

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一作卜筮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

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為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

有感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為竒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葢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

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一有也字）

或問（一有曰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

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効夫奇耦隂陽之數也隂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厖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兼知掛扐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隂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

王無孔子易其論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論於異端之
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
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
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
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爲易道占其

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
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
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
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
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
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
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
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黄裳

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隂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隂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隂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隂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作丘明三子者博學

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

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子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弒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

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為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

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没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

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

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别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

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

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

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甞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

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

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

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

欒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欒之當嘗也教未可埀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埀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自三子説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説非

其臆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葢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為一無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有之字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

用心乎此（一有也字）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删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一無此字）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

者也

或問予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

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説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

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

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説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説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説者因以為自文王受命

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

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没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

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説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録大

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

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髙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

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

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文忠集卷十八